

获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星云奖、雨果文学奖、世界奇幻故事奖提名，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



FU' ERMOSI  
XIAOMEI  
TAN' AN XILIE

# 福尔摩斯妹



探案系列  奇妙的粉红扇

(美)南希·史宾格 著  
武汉传神翻译有限公司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星云奖、雨果文学奖、世界奇幻故事奖提名，畅销欧美 10 多个国家，全球累计销售突破 100 万册。

 FU' ERMOSI  
XIAOMEI  
TAN' AN XILIE

# 福尔摩斯妹



---

探案系列  奇妙的粉红扇

(美)南希·史宾格 著  
武汉传神翻译有限公司 译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196 号

TITLE: THE CASE OF THE PECULIAR PINK FAN

AUTHOR: NANCY SPRINGER

Copyright: ©2008 BY NANCY SPRIN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AN V. NAGGAR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 2013 Anhui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简体字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奇妙的粉红扇 / (美) 南希·史宾格著; 武汉传神翻译有限公司译.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97-5585-4

I. ①福… II. ①南… ②武…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6866 号

FU'ERMOSI XIAOMEI TAN'AN XILIE QIMIAO DE FENHONGSHAN

福尔摩斯小妹探案系列·奇妙的粉红扇

(美)南希·史宾格 著

武汉传神翻译有限公司 译

出版人: 张克文 策划: 杨康 责任编辑: 田龙 杨康  
责任校对: 孙芸 责任印制: 田航 版权运作: 王利 古宏霞 芮嘉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yahoo.cn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h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21(办公室) 63533531(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5.625 字数: 97 千字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5585-4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    |
|-----------------|----|
| 1889年5月 .....   | 1  |
| 光临盥洗室 .....     | 6  |
| 逃跑和寻找 .....     | 19 |
| 城市里的“笑墙” .....  | 27 |
| “粉红色的”新闻 .....  | 36 |
| 扇子的秘密 .....     | 43 |
| 变装采访 .....      | 49 |
| 英格列斯洛普家奇遇 ..... | 58 |
| 潜 人 .....       | 69 |
| 崑脚的夏洛克 .....    | 77 |

|               |     |
|---------------|-----|
| 错误的信息 .....   | 86  |
| 相扶而逃 .....    | 94  |
| 哥哥的承诺 .....   | 100 |
| 给妈妈一个密码 ..... | 109 |
| 寻找新线索 .....   | 118 |
| 关键词:教堂 .....  | 128 |
| 终于找到你了 .....  | 141 |
| 准备婚礼 .....    | 151 |
| 圆满的结局 .....   | 160 |
| 1889年5月 ..... | 171 |





## 1889年5月

“到现在为止，这姑娘已经失踪八个多月了……”

“她有名字的，我亲爱的迈克罗弗特。”夏洛克·福尔摩斯轻声地打断了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哥哥宴会上的客人。尽管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有些孤僻，但确实是一位出色的主人，他一直等到加有红醋栗沙司的斑鸠馅饼上桌了（因为那不是他爱吃的），才开始提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都是关于他们年轻的妹妹艾诺拉·福尔摩斯的。

“艾诺拉。唉，她的失踪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失踪。”夏洛克·福尔摩斯用更轻的、近乎是古怪的音调接着说，“她反叛过，抵触过，也经常躲着我们。”

“但那并不是她积极参与过的所有事情。”迈克罗弗

特·福尔摩斯感觉像是什么东西碍着自己了一样，一边咕哝着，一边身体前倾伸手去拿雕花玻璃酒壶。

夏洛克·福尔摩斯意识到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有重要的话想说，于是安静地等着他的哥哥用上等的酒水重新注满了酒杯。多亏这酒，让整个谈话惬意不少，两个人都松开了他们僵直的衬衫衣领和黑领带。

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啜了一口酒，然后用他一贯沉重且恼人的语气继续说：“在这八个月里，她协助寻找了三个失踪的人，并将三个危险的罪犯绳之以法。”

“我听说了，”夏洛克·福尔摩斯点点头，“那又怎么样？”

“你难道没有在她的所作所为里察觉到值得我们警觉的地方吗？”

“完全没有，一切都纯属偶然。巴希尔威特侯爵的案子是她偶然发现的。她伪装成修女，在大街上行善时才遇到塞西莉·阿里斯特尔女士。还有……”

“她只是碰巧能够辨认出那个绑架犯？”

夏洛克·福尔摩斯直直地看着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不去理睬他尖酸刻薄的评论，接着说：“还有，就如我刚才准备说的，就华生的失踪而言，如果他跟我没有舆论上的联系，她又怎么会被卷入这件事中呢？”



“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或是为什么被卷进来的，你也不清楚她是怎么找到他的。”

“对，”夏洛克·福尔摩斯承认，“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喝了他哥哥令人酥软的陈年美酒，又或许是因为时间的流逝以及发现自己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某些事情，他妹妹逃跑的事就不再使他那么气愤了，也没有让他更加焦虑。“这不是她第一次瞒过我了。”他几乎是带着些许自豪的语气说。

“呸！当她以后成为女人了，这些伎俩和鲁莽对她能有什么好处？”

“我想，一点点也就足够了。她是真正支持女权的女孩。至少现在，我不再替她的安全担忧了，很明显，她能够照顾好自己。”

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对着空气比画着，像是在赶走一只讨厌的虫子一般：“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姑娘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她此时此刻是否能够活下去，而不是几年后她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男人会有理由想跟这样一个独立的年轻女人结婚的，并且还是个对犯罪活动如此感兴趣的女人！”

“她才十四岁，迈克罗弗特，”夏洛克·福尔摩斯耐心地指出，“当她到了结婚的年纪，我怀疑她还会不会随身



藏把匕首在怀里了。”

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挑起眉毛，苦恼地说：“你认为她最终会服从于社会的期待？一个曾经拒绝在任何已经被认可的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反而会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和生活？”

作为世界第一且是唯一的私家咨询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不屑一顾地说：“她是女人，我亲爱的迈克罗弗特。女性的生理本能会促使她去安家落户，相夫教子。一个女人成熟的萌芽期将会促使她……”

“呸！简直是胡言乱语！”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你当真以为我们叛逆的妹妹会有一天安顿下来，给自己找个丈夫吗？”

“为什么不会呢？你认为她会怎么做？”夏洛克·福尔摩斯尖锐地反驳道，这个伟大的侦探对于自己的言论被冠上“胡言乱语”这个词还不怎么习惯，“也许她打定主意了想一直救人、抓坏蛋，干一辈子？”

“很有可能。”

“怎么，你觉得她有可能会开创一份自己的事业？跟我竞争吗？”夏洛克·福尔摩斯在烦恼之余也不忘展示一下自己的幽默细胞，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迈克罗弗特·福尔摩斯平静地说：“在她身上，我不



排除这种可能性。”

“那你马上会闻到她抽的雪茄的味道！”夏洛克·福尔摩斯痛快地大笑着，“你忘了我们的妹妹还只是个任性的小孩子吧？她不可能有这么固定的目标。真可笑啊，我亲爱的迈克罗弗特，真是太可笑了！”

## 光临盥洗室

到目前为止，我作为“拉古斯丁博士——科学的找寻者”所接收的仅有的客户中，一位是矮矮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寡妇，她想要找到自己失踪的哈巴狗；一位是丢了红宝石的女士，那是一枚价值连城的心形宝石，是丈夫送给她的礼物；还有一位军队的将军，他丢失了自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最珍惜的纪念品，那就是，自己被战地医生截去的腿骨，上面布满了弹孔，还有医生的签名。

这些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的精力原本应该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目标上：找到妈妈。我知道妈妈跟着吉普赛人在游荡，我跟自己保证过，春天时一定去寻她的踪迹，不是为了责备她或者强迫她回家，而只是，想和我……和我分离的家庭成员重聚。



然而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我没有在找妈妈的事上花一丁点的工夫，除了这些让我滞留在伦敦的生意，我也说不出其他原因。

生意？一只哈巴狗，一块宝石和一根腿骨？

但是客户就是上帝，我告诉自己。诚然，本来就没有必要（或者可能）让他们中的任何人见到这个著名的（也是虚幻的）拉古斯丁博士本人。然而，米西尔小姐——他信任的助手，已经从怀特查佩尔一名以偷窃纯种狗而臭名昭著的商人那里夺回了小狗——将那只可爱的鬃毛西班牙猎犬还给了它的主人，那寡妇无比感激。同样的，米西尔小姐也轻松地解决了丢失的珠宝案件，派一个男孩爬上那位女士家窗外的菩提树，在树上的喜鹊窝里找到的（爬上那棵树对我而言是小菜一碟，而且我多渴望能那么做啊！但对一个女孩子来说，礼节上又太不合适了）。至于将军那条用盒子存放的腿骨，在找它的过程中，我一直感到很无奈，偶然间，我被卷入了另一件更吸引人的案件中，并且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个案件更加紧急一些。

我与这个案件最初的邂逅发生在牛津街——这片高档的商业区因那些贵妇人而欣欣向荣。然而我不得不害羞地承认，自己当时正待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不太愿意

提到的设施之中——伦敦第一女盥洗室。

这一出色的创新，默认了那些有教养的女人可以不再待在家里，就算家里的洗漱间仅有几步之遥，她们还是愿意选择花一便士进入这里——当有人需要使用它时，会发现物超所值，即便同样的钱能够给伦敦东区的某个孩子提供一天的面包、牛奶和学校教育。这样的花费保证了这个设施基本上是被上层阶级的女士所使用，偶尔也会有一些职业女性冒险进入这里，比如像艾薇·米西尔这样的女孩子——头戴假髻发，身穿廉价的潮流成衣。

但是那天，我并没有装扮成这个有点粗俗的艾薇·米西尔。相反，我四处打听，然后来到了大英博物馆附近——我的两个哥哥经常来，这里让我有挫败感——我打扮成了女学者的样子，把我讨人嫌的头发扎成一个圆包，用黑檀木制的眼镜修饰我又窄又黄的脸。这样的打扮，不仅令我的鼻子不再那么突兀，而且让我不怎么引人注目，因为没有时髦的女士会选择戴眼镜。女盥洗室内有个用深褐色皮革制成的天花板，以及用人工大理石装饰地面的休息厅，我穿着高档的深色简约窄裙，戴着一顶颜色类似的平顶帽，在那放松地坐了一会儿，相当确定的是，不管是夏洛克还是迈克罗弗特，都不太可能



到那里来抓我了。

这一天到目前都过得提心吊胆——女学者在伦敦的男性民众中不太受人待见——还好在这里我很低调。对一个血拼后疲倦的顾客来说，在返回川流不息的街道之前，选择在休息厅小憩一下是很习以为常的事。

“叮”的一声，铃铛响了，女佣穿过休息厅去开门，三位女士走了进来。我正好坐在门边的一个毛茸茸的黄褐色沙发上，她们与我擦身而过。当然，我并没有从自己的报纸上移走目光，如果不是因为在她们进来的瞬间，我察觉到了一些异样，也不会在意她们。一种紧张的情绪在她们之间蔓延着。

在她们经过时，我除了听到丝质衣裳在“沙沙”作响，再没有其他声音，她们甚至没有相互交谈。

我好奇这发生了什么事，在保持头部不动（公开地盯着别人看是不礼貌的）的同时我抬起了眼睛，虽然光从她们的背影来看我瞧不出什么端倪。

两名衣着华丽的妇女，穿着长长的裙子，侧面站着一名年轻一些的苗条女人，身上是巴黎时装最流行的样式。然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条“铃铛”裙的真人秀，而不是被套在百货商店的人体模特身上。巨大的柠檬色饰片隆起着，并且按照裙撑的线条排列。但是这条裙子

自身是深黄绿色的，顺着隐形的边带逐渐收缩，仿佛是在膝盖附近制造出第二次束腰的效果。在此部分之下，这条裙子又一次的扩展开来，形成一个镶有荷叶边的“铃铛”形状，盖住了少女的双脚。但是，这种设计在少女走路时令荷叶边动弹不止，导致裙子限制了她迈的步子，恐怕无法超过半米。我往后靠，看着她蹒跚地踱步，因为在我眼里她算是个可爱的形象，虽然她纤细的体态不足以用“理想的沙漏状”一词来形容，但看起来就像是有人给一只鹿上了足枷一样。诚然，敏锐的审美观总是臣服于时尚——装着裙环的裙子。但这女孩，我想，肯定完全是个追求时尚的傻瓜，居然穿着这样一条让自己几乎无法走路的裙子！

当这三个人走近了盥洗室内部的小隔间时，那女孩停下了。

“跟着一起来，孩子。”其中一位年长的妇女命令道。

相反地，这个穿着铃铛裙的姑娘一句话也没说，坐了下来，动作丝毫不优雅。确实如此，她几乎是跌下去的，让自己栽进了一个深色的皮制扶手椅里，正好在我的对面。

就在她的脸转向我的瞬间，我感到十分震惊，紧张地气喘吁吁。我认识她！我绝不可能认错，回想起我们经



历过的险境，我对她的姐妹情谊，还有她被人攻击时我的恐惧，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她独一无二且文雅的脸像有磁力似的吸引着我。她是男爵的女儿，是我曾经找到并解救过的左撇子小姐——尊贵的塞西莉·阿里斯特尔。

但是我认不出跟她一起的两个女人。塞西莉的妈妈，那位漂亮的西奥多拉女士，去哪了呢？

至于塞西莉小姐——在这刚刚过去的冬天，我曾亲眼目睹过她饥寒交迫，衣不蔽体，原本散发着智慧光芒的双眼也变得黯淡无神。但是对于此时此刻见到她，这种情况藏着怎样的警告，我毫无思想准备。她的脸比我上次看到时更加憔悴，表情更加忧虑，她面对着两名站在她面前的高大妇女，下巴收紧，双唇紧闭，带着轻蔑的情绪，眼神中带着疯狂而绝望的反抗。

“哦，是的，小姐，”其中一名女人用不可一世的语气说，表明了她的身份远不止一名普通的女伴——奶妈？也许是姨妈？“你得跟我们一起来。”她抓起坐着的女孩的一只手，第二个女人抓住了她另一只手。

到了此刻，我终于抬起了我的头，直愣愣地看着。幸好，那两个贵妇的脸没有朝向我，她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了那个坐在扶手椅里的十六岁女孩身上。



塞西莉小姐用低沉的声音回答：“你们不能逼我的。”然后她倒在椅子上，把自己衣服上柠檬色的装饰物弄皱了，不少，垮着身体，低着头，如果两个女人想让她站起来，她们就得把她整个人拉起来。这本该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估计是因为我在场，所以她们没有这么做。她们往周围瞄了瞄，看有没有人在注意自己，我急忙再次低头看报纸，可是她们并不笨。

“好吧，”我听到她们其中的一人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想我们得轮流去了。”

“你先去，”另一个回答，“我看着她。”

然后其中一个人进入了洗手间，我听到了门被关上的声音，重新抬起了目光。留下的这位妇女坐在另一把扶手椅上，注意力暂时放在整理自己衣服的装饰物上，与此同时，塞西莉小姐抬起了她的头，像一个想尽方法要逃跑的囚犯一样，直直地看着我。

她认出了我。尽管我们之前只见过一次面，是在那个绑架她的人差点就要杀掉她的晚上，但她知道我是谁。一刹那，我们目光接触，就像是被鞭子抽了一下，她再次立刻低下头，无疑是在躲避她的同伴，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睁大的双眼。

我一边同样地低下头，一边想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